東萊先生音註唐鑑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元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
八·八釐米寬十二·八釐米

唐鑑

上

宋板唐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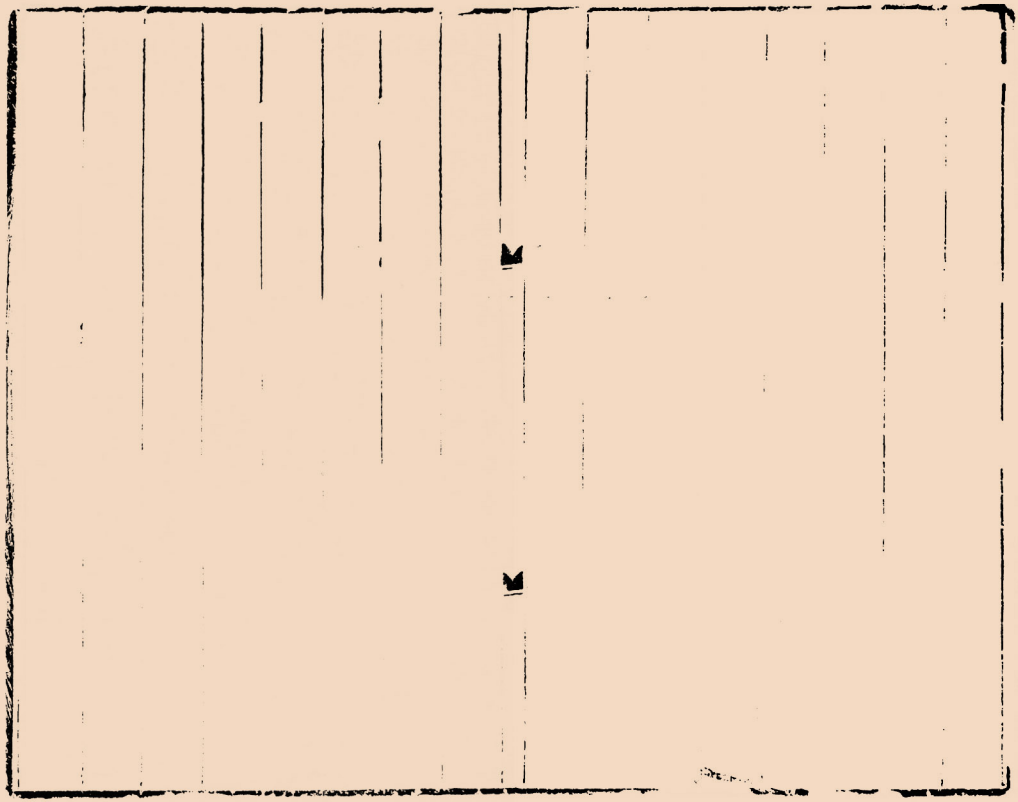
四本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前王陵傳宰相下遂萬物之宜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書召誥云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

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臣謹上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洪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悠久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日陳於前已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

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宰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

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

先帝遽揚末命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
大統
睿智日躋
詳延耆儒
啓沃
聖學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監于前代唐褚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以爲龜元宜莫如唐儀刑
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四方承式萬世
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求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以
發揮
德業廣助
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
不告輒以狂愚塵瀆
日月罪當誅死伏惟
清閒之燕少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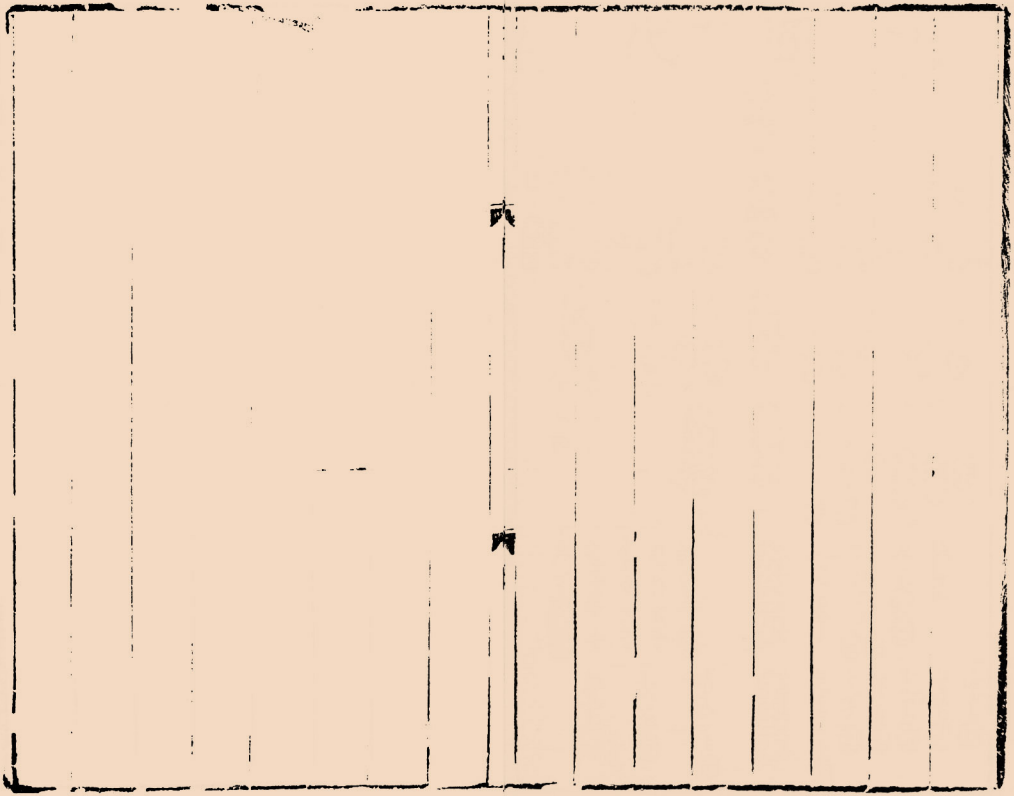
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
察來易繫辭文易所以彰往察來唐於
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
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
頃在書局多歷年所書君奭云不勤而祿無補
聖世
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
誤恩
擢置祕省臣比及赴職不幸
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
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

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
意而發明之可以
稽參得失
監觀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毋臨萬國
天覆羣生
酌于民言以美
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

先帝思報之於
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言者史爲書證爲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爲書證爲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誇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思不出職交修于
上冀以塵露仰裨
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
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
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云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唐歷代傳世之圖

高祖

徐王元禮
霍王元軌
漢王元昌
韓王元嘉
荊王元景
鄧王元裕
巢王元吉

太宗

太子建成
道王元慶
魯王靈夔
江安王元祥
舒王元名
滕王元嬰
鄭王元懿

越王貞
蔣王惲
蜀王愔
庶人祐
吳王恪
魏王泰

高宗

太子承乾
紀王慎
曹王明

中宗

睿宗

則天 攘位中宗之初

玄宗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
惠文太子
惠宣太子
隋王隆悖

肅宗

靖恭太子琰
永王璘
豐王珙

楊帝
譙王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懿德太子

穎王璬
棣王琰
壽王瑁
光王琚
鄂王瑤
太子瑛
奉天皇帝琮

彭王僅
越王係
承天皇帝俊

代宗

共懿太子佋
昭靖太子

德宗

睦王述

順宗

肅王詳
虔王諒
通王誼
舒王誼

文敬太子諒

憲宗

郯王經

穆宗

絳王悟
酆王惲
惠昭太子

建王恪

敬宗

安王恪
懷懿太子

襄王僅其孫溫當昭宗中僭位九月

文宗

武宗

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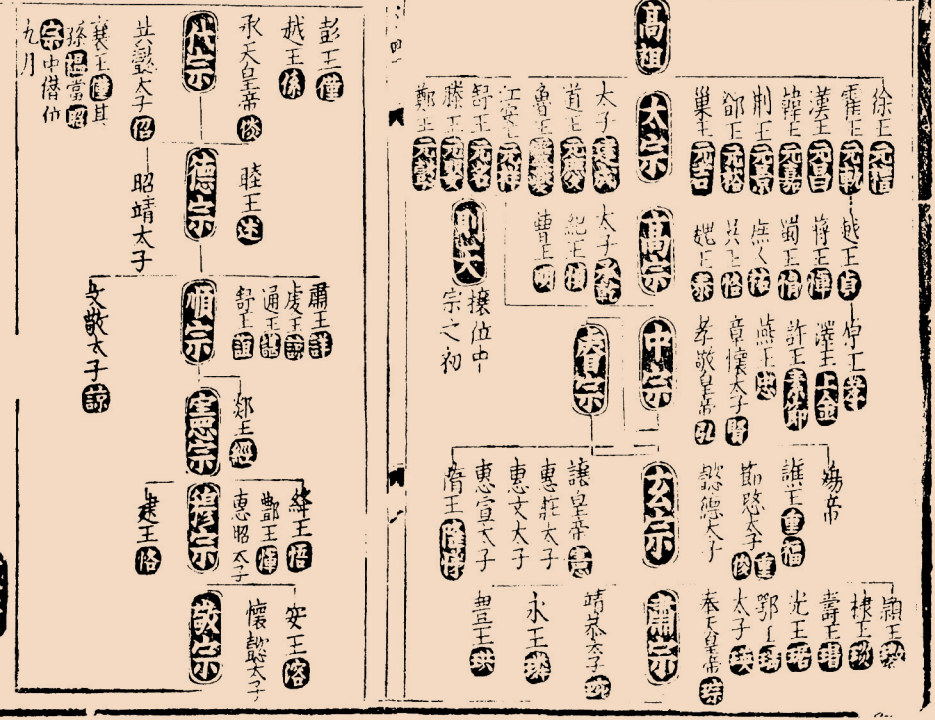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德王裕宋
全忠殺之



歷代紀元之圖

高祖武德九
太宗貞觀二十三
高宗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永淳一
開耀一　弘道一
則天光宅一　垂拱五　載初一　延載一　神龍二
證聖一　萬歲登封一　聖曆三　大足一
中宗景龍四
睿宗景雲二　太極一　開元二十九
玄宗先天二　天寶十三
肅宗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代宗寶應二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德宗建中十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順宗永貞一
憲宗元和十五
穆宗長慶四
敬宗寶曆二
文宗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會昌六
宣宗大中十三
懿宗咸通十四
僖宗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四　文德一
昭宗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二　大複三　天祐一
哀帝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呂祖謙註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註

高祖

隋大業十三年（煬帝年號）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高）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啓開）（擧之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晉協下同）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尼質切）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倚依也）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云猾亂也）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將如字）二者權以濟事也（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端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也孟公孫王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寇必能濟世安民【唐世】【前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勝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

蜚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革心易慮以化順之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下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草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後】如字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王

禮高辛於牧野（殖音翳）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
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
奬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
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
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
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
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而不譎）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
入關（席卷猶言奄有也）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
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
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書說命中無啓寵納侮）
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
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
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
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弋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
（相云声下同）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
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煩文僞
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
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
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

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

【禪】去聲 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 祖禹 曰自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 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晉有夏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子漢末篡位號新室【浞】士角切 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曰受禪於隋【禪】時戰切 是亦未免

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 祖禹 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令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諸侯於周之九服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不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徒 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

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來彊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爲鄭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惡烏故切）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亦）務蓋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鶵者（鷂音耀）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襦音儒）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晉語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論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

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癈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或以族族謂宗族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或以官如漢倉氏庾氏其祖本主倉庾之官食貨志云居官者以為姓號注云倉氏庾氏是也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前事敬傳敬賜姓劉氏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蠲籍或

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蠲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江切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舍去聲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

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遠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同疏平聲）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鬻也）而戚於不見知（戚哀也）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解一買切釋也）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爲于僞切）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周祖后稷（史周紀周后稷名至姓胎氏）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老子姓李名耳）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悖背矣）與王莽稱王子僑爲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降下江切）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屯難之世（難去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荊楚欲復其

祖考之業雖僭大號唐卜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入破之靖直過其都詣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纍其主致之闕下[illegible]力追切繫也孟孫纍其子弟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僭偽者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書召誥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illegible]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典切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召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国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殺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illegible]命則不孝君

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東宮太子之所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斷髮文身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名一人是爲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大理寺宗正寺太僕寺衛尉寺光祿寺司農寺太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下萬事備盡於

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語十三必也正名乎）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声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絁音施）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霜蟲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爲九等（貲音資）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毋預仕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特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等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注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與陌同）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仰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立

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田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同上盍亦反其本矣盍音合何不也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直列切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孟盡心上易其田壁薄其稅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

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衛士[illegible]古切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illegible]去聲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尒朱煥等以甲遺文幹[illegible]去聲[illegible]與尒[illegible]去聲煥等去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穎召文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illegible]如

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頻）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即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郵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為作歌曰一尺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遣使請昏（使去聲）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為恥（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以為畏之邪（與耶同下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聲）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者猶許其昏則強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如唐蠻夷薛延陀傳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毀之類）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為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

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處上声）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也）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

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爲事舜天子封之有庳）（出孟子）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相去声）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並孟子萬章）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將危周公以閒王室（閒去声）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

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典切）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間去声）衆爲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嶲户圭切）皆以爲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小曰齊桓公名）以小白繫之

齊當立者也（案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曰入于齊）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王珪魏徵）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楚語委質爲臣無有二心）（質音摯）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將去聲）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以加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閒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必忘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

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而爲卒伍之師（置地）（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揚先知云）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青）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二云云）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原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原清則流清矣（荀君道君子養源原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孟離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原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原正本之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爲難行（迂闊遠也）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古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二卷終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耗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曩者辨之未精也曩讀曰嚮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音切數延見問數音朔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卷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于偽切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原也臣流也濁其原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

而役其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晉荀勗傳省事不如清心）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子道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如水之止（止水言其不動）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記經解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縣音玄）我以其正彼以其頗（頗平声偏也）我以其眞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

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憸邪者無自入矣（憸音讖）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云云）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

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揚子知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前陸賈傳湯武逆取而順守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爲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爲耳聽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推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鄉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卦九五云云書曰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儆戒无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覩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徵觀之治宜哉事觀太宗年號魏真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致刑措米斗三錢至是天下大治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尋傳善政致和不亦疎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求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應平聲）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大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書冏命擾王命俯冏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故書曰百官修輔（書胤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惡烏故切）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長上聲下同）請帝爲天可汗（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求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不足爲後世也（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聲）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且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

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坑衝中國竇靜以爲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江切）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生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齊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下而（夸大也音誇）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幾音機胥相居切）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

臣禮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記王制樂正宗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造焉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立太師太傅以義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苟問學明而德性成記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民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烏故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顧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禮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孟滕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虛己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

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復扶又切）豈能一一中理（竹仲切）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材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毋音無）不盡己意

臣（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爲明（唐劉蕡傳君以知人爲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

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待懋哉稷播百穀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皐陶明五刑帝曰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同上

又大禹謨帝曰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夔典樂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共工並同上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

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言異並同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帝深然

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与邪同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

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粮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文切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声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翼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莫如先審取舍

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

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公厚爲治願力行如何曰）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頗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今平聲）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蕃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封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長其生今動乎不動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長帥牧伯（長丁丈反）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爲郡縣（秦羅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屏音併）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堯舜以天下傳賢故之下）

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書周官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時邁詩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古亭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禪音善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正鄒嶧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言封禪者不等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衆議奏上之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正觀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元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爲玉冊玉匱石墩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其賢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行去聲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賞音類敳五才切檮音逃戭音演尨莫江切降下江切周公制禮作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礼作樂孔子以爲才語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語五禦人以口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被音趨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易師卦上六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王弼云小人勿用非其道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易未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復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乱邦也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書伊訓敷求哲人問輔于尔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无時而可用退之猶懼

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烏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語八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訐】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惡】烏故切居列切【訐】不唯聖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曰朕聖讒說殄行【聖】音即可謂至明且遠矣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長】下丈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

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
孰視曰（孰與同）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
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
觀（陛下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
納之於善（造七到反）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
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云）若魏證近
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
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立
壠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
（二一八十二）（四）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
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庶之本志亦復
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
今因九嵕山爲陵（祖禹曰嵕子紅反）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
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
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
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奢侈勞費
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
于於山陵是爲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

哉（殆）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陵謂賊發其家）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以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裴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

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唐段秀實傳天子万乘）

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爲賢君（書无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鰥寡）（孔安國）（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安人之功以就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无逸曰嗚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稼穡農夫艱難事）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

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閻諫而能自省不亦
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
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爲我有正由宇
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
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
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
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斛米
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
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
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
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
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畜積
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
資寇讎上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
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
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
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史叙紀紂有鉅橋之粟

底水之大橋有漕粟也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孔安國云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書无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声孔安國云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稼穡難而子乃不知其勞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

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鄣朝夕瞻仰并録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禮記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世曼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已已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声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恩州郄安刊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五

太宗五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記李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詩思齊詩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爲也鄭氏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加此敎士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造成）賢才不可勝用（勝平聲）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烏鳥之合聚）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爲盛（唐儒序李傳太宗文治燦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正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稱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孟滕文公李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記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如不復三代

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丈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丈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洪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 祖禹 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唐本紀贊太宗好大喜功窮兵於遠）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本而咨衰音催）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 祖禹 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

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以不足爲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愈勝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言高祖從祖官奏加服不則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定公子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奔與奔同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先典切小也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異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又曰無輕民事惟難書太甲无輕民事惟難无安厥位惟

孔子曰爲君難語十三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姑且也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惰怠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貳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眄眄然防其欺蔽之不暇眄眄目相視孟子使民眄眄然眄与盼同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声麗平声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吾雅好山水好呼報切此有勝處處去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錯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紿徒海切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

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士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万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 翟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朔南暨声教使上太声下如字）無思不服（文王有声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声）（[illegible]）詭詐誘其民人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為諜於外國（諜問也音牒）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易以豉反）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 翟曰太宗樂而不忘憂（樂音洛）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見鷹詩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乎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乱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

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 祖禹 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 前董仲舒策求賢以自輔 聽諫以自防 淇奧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礼自防 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傷損也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 載去聲 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 祖禹 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 行去聲 炳若日月衆皆睹之 睹與覩同 其得矣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 孟離婁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帝手詔諭

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幾音機）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間去聲）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使君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卑列切）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小旦文詩謀之其臧則其是違謀之不臧則其是依）豈其疾而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間去聲）（夫去聲）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調去聲）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行戶剛切陳讀如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也人之手足柰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

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 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 喪去聲 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 句音勾 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 湣音閔 是故廣地不若廣德 後臧宮傳務廣德也王 彊兵不若彊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 唐鑾惠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逮及也 不以煩中國也 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 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盛而可爲乎

帝嘗止樹下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遠去聲 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 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書大禹謨禹曰能謂善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氏云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 孔子曰佞人 語十五子曰遠佞人言人殆之危也 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

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敵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

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見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是上注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足恭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諛說順從者

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皐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乎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孔子以爲殆語十五子曰佞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乱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去業已爲之或去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溫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易乾卦閑邪而存其誠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

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彊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旻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彊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艴音拂不悅見孟公孫丑曾西艴然不悅曰）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孔明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姦同）或以嗜慾諢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魏）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声）偏好者鄭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姦同）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

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絶域者也

臣褐寬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辯折其臣下而已直猶言持也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舉平聲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說命傳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說不難先協于先王成德太宗之謂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太宗六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惡如字下同君相不與焉相去声讀如頂與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

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惣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illegible]上朕三十年遂

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甚性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謂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記禮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羣臣爲支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已而無已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呼報切）其罪大矣

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王甘魏鄭）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昨沒切）欲歸則泥涂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齊道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

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詩踊躍用兵如馮婦搏虎孟尽心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子告子理義之悅我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

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illegible]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所貴於勇敢者義也故勇敢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為外無敵內順治此謂盛德故立於[illegible]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如字[illegible]去聲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克勝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夸大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illegible]音兔徙遼蓋嚴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軌首四万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illegible]音幾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illegible]去聲

臣[illegible]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illegible]煬帝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illegible]日新其德[illegible]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

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司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搆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illegible]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户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礼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

年詔以廻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廻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illegible]冒寒下同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illegible]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獻獒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无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太保召公也獒音敖大犬也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戒之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同上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深厥居惟以

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聆向成也未成一簣猶未爲世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貴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槁槁枯木也左衽之民衽襟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衽解辮內附辮結髮自以爲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爲盛德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業至矣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声【任】平声一皆如字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蓋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案此即益戒舜之辭非舜自言

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向風單于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彊致也【彊】上声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與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烏故切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

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孟滕文公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華夷中外欲其爲一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遺貽也去声）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太宗爲戒不可慕其所爲）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国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埸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堡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

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大惣管伐高麗

臣 祖禹 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爲餓殍且弑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寇也 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國十建武之藏爲王自爲莫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肆救議者固未亮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東危以逸敵勞以從當怨柔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惟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 祖禹 曰太宗手殺兄弟 太宗殺建成元吉 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 視見也云云 視當作示 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 章讀如彰明之章 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万

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艦音檻下同）爲水運隋末劍南獨无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彊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楊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舡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亡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

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舡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翼）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屆滿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老子道德經云）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

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耻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終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然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翼曰太宗以李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與君子人也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彭越狙詐之術也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五伯之所不爲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苦夫祿之以天

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万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翼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illegible]音牛語十二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前高紀其規摹弘遠矣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前梅愷傳孝文加之以恭儉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視而能畏義而好賢[illegible]叶親切屈己以從諫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唐本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

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德經云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改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東萊先生註唐鑑卷之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

二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上聲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三載四載遏密八音謂堯崩時孔安國云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而釋服史本紀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日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常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无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声礼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鐵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也鐵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臨去声哭也毋音無紅讀如功索隱曰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云云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亮信也陰默也言居憂之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

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

唐七　二

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正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正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云）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覩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姦臣陰篤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

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
品以上論事或從下而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
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闕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詢於芻蕘以燕翼子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
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帝上拜無忌寵媿
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
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
它語竟不順旨帝又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
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
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宮無忌妾子
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
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
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及
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

足以格其非心（書閻命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它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孔安國書傳臨終之命曰顧命）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見上注）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可咸若明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

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唐本贊隋大業末翟讓勣年十七往從之將相並去聲以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不必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誠必殺死力矣乃授僧州都督高宗直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爲尚書右僕射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音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三

五十二 唐七 五

辰之眚三辰日月星辰眚過也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乱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

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褚遂良貶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揀州卒王崇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長孫無忌之死唐本傳无忌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天下以言爲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

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无忌高宗勇顧命之臣遂良長孫无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僅武帝宣崔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誠輔之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賜音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行去声亦不免陷於大惡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

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唐李傳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長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勺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天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皇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其後死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太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

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万武后遣李孝逸兵二十万往擊之剖其父祖官爵毀冢藏除鴆籍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離婁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貊宮夷人也非所以爲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善]大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爲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國酖太子洪蓋高宗不之知而后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唐曆云弘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蒲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孝敬皇帝爲太子監門仁明孝悌天后方酋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爲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曆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爲天后酖之疑以傳疑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代宗追謚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曆元年有詔以倓嘗艱難時自定大謀排衆議於中興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高宗舅長孫无忌高宗欲立武昭儀无忌固言不可后既立辭之敬宗言无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自古人主能知其過者鮮矣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三十六十八 庚七 九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于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揚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于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

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于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于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曼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譔等宗室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慎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璬等六人流嗣滕王脩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于和州殺豫章王亶

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潁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于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

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
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
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于神岳
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于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
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于
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
九月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
子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三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
以預王旦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
為十一月十月為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
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赦天下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于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于位徙太后于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竟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二月公至自齊處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孚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自至乾侯處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正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

下與韋元正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後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万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視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決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 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珦等（珦音向）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令去声）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闇與痛同）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声）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

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忍欲融面詰之欲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能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 御曰易始之初六曰藉于金柅正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始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正占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蹢躅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 臣 光曰其惡必至於滔天弒父與君而後已是聖人戒之宗楚客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東萊呂祖謙注唐鑑卷之七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爲人）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士之人皆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發人倫悖此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朔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魄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魄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葬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惑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官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官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更首至美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于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

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
揔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
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
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
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丁崇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古者疇咨僉諧[illegible]疇誰也[illegible]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然後用之孟子[illegible]見賢爲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
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
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
陘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
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契音挈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聲
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
兵相將並去聲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
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
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
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彊上聲至於天下咸怨其
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
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

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illegible]

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illegible]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illegible]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illegible]故友于兄弟[illegible]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illegible]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illegible]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illegible]至於爲人父則以

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王勝之公是皆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職論一相而兼率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吉下如字使者十使罔同）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焉荀夷切）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

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語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儌倖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子章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相悉亮切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若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前方進傳丞相近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傳所以体皃大臣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

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興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皐陶謨何憂乎巧言令色孔壬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暱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人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夫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到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爲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咸有一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商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

始爲九廟過其制矣大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後世最爲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illegible]音悅下同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中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八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方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重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牡馬也鄭氏云秉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諸侯之先君兼卿郡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固人美之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四年冀之土北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杜預云無代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多寒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

若晉之彊也（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左僖十五年魏子駟鄭公也夔鄭曰吉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必定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東異產以從戎事又惟而變將異人易乱氣校費陰血剛亂張脈瞋目而敬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一蔿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成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

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書宣帝時任顯爲僕射元帝即位顯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顯人執事中人無外黨當時事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內爲寵尊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跡諸閒寵者皆得罪免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書私林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爲相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官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

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鰥汙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擾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illegible]韋后與安樂公主令[illegible]於解談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爲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花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后親族者皆斬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豈不正哉其終神仙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illegible]

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賢大挺宜充掖庭召號太真得幸還專房　儀射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十月太白止人王玄翼上言見上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恭長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奏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相權安禍韋氏遂以旋滅元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效以女子為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稱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平聲）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帝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為始皇帝）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

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太平皇帝韋曰殺陳聖劉之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號天元皇帝）高宗稱天皇

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爲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薑屋（音矣式質切）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眞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揚問神篇人心其神乎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夢帝賚于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即老子）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事並見天寶間）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蠡傳文帝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無爲以持太平（皇甫謐論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太多欲（好呼報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帝享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

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事可謂能補過矣

二年三月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尊皇卑銘爲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唐祖老子莊缺荒忽矣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書曰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周有世次可考也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祀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三載三月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帝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臣祖禹曰明皇寵信安祿山故羣臣爭譽其美以封殖之主心益固雖太子不能間也三人者豈必交利於一蕃將而不忠於唐之社稷

哉不過諛說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祿山卒大亂天下人臣阿意順旨其長禍豈細哉長丁丈切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怍愧也語十四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而居之不疑語十二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

卷十六 封元年春正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昱日親登中嵩御史乘屬在廟勢使卒咸聞呼万歲者三登礼罔不荅其令加官加增太室祠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冊太眞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長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惡烏故切而去声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

三綱絶矣（論語疏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書旅獒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

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乎既黽勉奉詔予之[illegible]而復撓其謀（子音與撓奴教切）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　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茹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思治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因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illegible]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竹仲切）人君苟

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注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杼柚之勤勞（杼音呂切盛緯器柚音軸機絲軸也）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眞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大以誄之（唐韻曰誄銘誄誄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詩曰誄謚也）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複重至繫而不可紀夫祖宗

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當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給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趙魏齊楚）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在討四夷意武功）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唯恭儉寡欲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九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帟音亦切）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襁居兩切）使宮人以綵輿舁之（舁與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左傳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也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胡中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調夫声）中外嗟怨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

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

【鉷】何且切 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鉷又殺之銲所善邢縡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鉷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縡縡格鬬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鉷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鞫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一本作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享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夫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施】去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百乘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以小也自桑弘羊以來
未有令終者也令終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武帝時桑弘羊以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貴之歸于京師上令官自卜式言曰亨弘羊天乃雨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置使額為上亦自此恐心有司多失職自此始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唐本傳韋堅宇文融輩堅楊慎矜王鉷皆以聚斂或以漕運或以聚貨以固寵或以掊克自此以後聚斂之臣敗

遂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夷也其故何

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

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

猶不免唐本傳楊炎執政與晏有隙貶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賜死天下以為冤況其非道者

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之大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鹽富齊國李悝之平糴魏文侯李悝作平糴法上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為掊克上下

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

效如此可不戒哉

載正月帝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

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垍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元以後

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令虞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技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林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管子法法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

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

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沴音厲 峴音匈）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邊事付之將（去聲）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

甫之時言路塞絕唐李材用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且臣諫官皆持祿養資无敢言事者補闕杜璡爾上書言政事斥爲工卦令因以語勗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乃獨不見直往馬乎終日九声而飲三品芻豆以安一鳴則聊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絕路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惟惺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默[illegible]巨禁反說文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官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十五載二月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爲薊州[illegible]首計中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illegible]士崩瓦解而顏杲卿首謀於常山眞卿唱義於平原唐顏杲卿傳安祿山表杲卿爲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眞卿在平原事遣[illegible]迎謀路養死士爲拒守計常山約起兵斷絕賊北道張人介然崔無詖死

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不二日賊已度河申刻臨壁壘邊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兵旬六日城陷斬之於軍門李憕盧奕蔣清死其

官守唐李憕傳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以封常清勢不支東京憕與盧奕入逆矣拘繕城塹為十月將召遊擊西留後仙度河下數日陣敗下憕坐留守府奔守畢城陷祿山殺而入殺數十人奕著朝服執燈奔及守臺馬蔣清守事賈賁以一尉討賊賁張巡事見上張巡

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以授鷹揚如鷹鸇之飛揚也周武王時大明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李光弼

電擊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方郭河北也言其如雷電之擊莫知所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

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

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

忠賢如此其多而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

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彊也訓道也鄭氏云無彊乎維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苟得其人則何危

亂之有

哥舒翰軍于潼關或訴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

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

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

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

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灞上軍隸潼關

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

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
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
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于
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
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
其言（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冊國忠亦寖顯三姊皆美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夔夫人出入宮掖恩寵震天下虢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忠右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爲信）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爲已不利
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
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

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
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
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
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
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
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
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
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
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
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乎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守必載朝主而行諸侯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于宗廟謝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辟賊于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亡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還宮者千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

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分是民爭獻糲飯鵝反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其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馬曰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

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詔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閽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璧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礼請廻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軍降虜（降）（江切）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唐自高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矣）不声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

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記大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礼及襄子行賞以共爲先（史趙世家趙襄子与韓魏之国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礼益慢豈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懼乃疲）

使相同和於韓魏韓魏与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国反滅知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髙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綴旒諭其易絕以比唐家之危亦如此李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易如字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艸中為莽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音管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言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有王衍之比也帝由是踈之琯上䟽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以南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声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難去声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

利明年罷琯爲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爲將帥倚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皇如字下同）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弟）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上段）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越王勾踐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女音汝嘗膽言當飲其苦）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声）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声）至

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僭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臧僖伯諫君若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求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謂法也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諫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競強也不亦宜哉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音攝下同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爲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訖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

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爲遠謀語十三欲速則不達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受戰于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云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爲掎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掎居綺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倚靠也與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下也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帝著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

迎上皇於興慶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姦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爭親若此罪莫大焉唐張良娣傳乾元初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与輔國謀徙上皇西內年月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唐曰太上皇亦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闔】下上元二年【闔】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興慶宮交通外人幾入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讒恐不得終孝矣會高爲孩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皇按行宮中黜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遷宮中矣上皇遂遷西內自是快快不豫至崩天下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无齒決此之謂不知務緦麻三月服小功五月服放飯流歠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歠爲大嚼而討較於齒中餘肉皆志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

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下戶切下同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因

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正貌）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丁長切）非所以弭亂也（弭止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姦雄之心（姦与奸同）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官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注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爲辱）（殿丁練切重後曰殿）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

緒寫虜郭李不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召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為亂然展方握彊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

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後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峘悉銳兵守京口間展將至軍自潰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盧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救神功救淮南夫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掠略徧明年正月擊展斬之平盧軍

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廷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illegible]民之危險若陷泥塗火無救之者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廷恩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剛臣與婦為陰為柔肅宗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為陽制於陰剛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讎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數音疏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更亦改平声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illegible]胡狄切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爲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蓋惡神人雜揉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僞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誅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illegible]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皁隸之流唐本傳輔國以閹奴爲閉廐小兒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鎮）瑱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荊南呂諲（諲音因）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茙音戎）密表瑱倔彊難制（倔渠勿切）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爲然乃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已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茙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趣與同）瑱以兵逆之（逆區也）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茙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茙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爲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茙篡奪之謀使茙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爲愈也（跋扈強梁之稱扈音戶）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官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二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 [illegible]云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

之於省如鄉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三代以前以鄉本里選取士記王制命舜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本而升之今曰後士升於司徒不在於鄉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造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而後官之任官其後祿之位定而後爵之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真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

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莊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忘也忽焉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恕轄原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

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爲唐世姑息之主（記 [illegible]）

（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鄭氏 [illegible]）由不得其道也

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稔熟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音黜）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爲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主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子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然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則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一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傳僖二十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註頭去寺人內閹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以宦寺敗國喪師喪去聲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臣猶逭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

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十之風必偃靡非偃）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孝經大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離婁云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度徒）

據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命御史按視奏所損凡三万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

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也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隱憫也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滉判度支故云掌邦計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姦與姦同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言此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疎遠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万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荊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豽豹女閭雞獵犬之類悉縱

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爲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云治之君不世出）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言安天下必本於人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爲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繼文祖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手護軍都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率乎仲

[illegible]有輒重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誠殺盧宗於中和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乃廢定策國老柰負心行主何之類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記檀弓曰王忠信誠慤之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佑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爲哉二臣以贓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五教于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縣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爲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向傳封事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

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峯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類也小人君子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表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默然而罷乃詐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李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救使

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却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修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詩四夷尽廢中国微矣）（雅交侵則）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己自修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諸己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

所有化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棰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富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緡貲錢凡藏積錢粟帛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惡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

虎也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夫又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於虎也（音志）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斬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君臣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疑當作刻）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

之以寬大因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舊本紀史臣曰帝初揔万機勵精治道）猶能任賢一爲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它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爲刻剝民不勝困（勝音升）以至大亂夫以天官當民賊（孟告子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柬萊音注唐鑑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

三

二千中稅千丁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僅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交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何可長）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見上注）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李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虧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音鋤）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

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疆誘致豺狼或竊發邪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得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仆音赴）陸贄論用兵之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始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乱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曰雄犒師唯糲食菜食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徵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爲左右校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比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倡戍云云使天下父子不相帥今陳奮臂爲天下鍋始莫不響應隋伐突厥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去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曰志貞掌召募禁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書立政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爲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書顧命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剝于南門之外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

二諸侯往焉愼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驕知禮故可用也鞅竊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无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无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土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

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无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无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既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變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補居綺切 解引也）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要如字）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

巢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
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
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
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
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及於賊
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剌如此則其
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
以爲相不旋踵而踈斥之（禮）足後也杞幾亡社稷（幾）平
声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臨禍而不悟（難）去声鮮
有如德宗者也（辭）上声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礼部侍郎
系爲泚譔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
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
豈不爲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爲逆已矣惜
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
拒泚不過畏死而法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
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
決者耳（引法）（自紀也）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
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步

出城覘賊（覘 處廉切視也）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脆奏乞一
襦袴（上音儒下音庫）帝爲之尋求不獲竟閟默而遣之時
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糲 米不精也音厲又郎葛切脫粟也）每伺賊休
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
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
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
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
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
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爲言）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
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
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
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孫丑王下集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
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
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膳宇器械日費甚廣
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
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蕃鎮故聚天下之財因
師出以爲名　多殖貨利（書仲虺誥惟王不殖貨利安國六殖生）

利(他貨資財)以爲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爲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蓋以此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鄉音向）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惡烏故切去上声）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則患於中外意垂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使去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見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已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慚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千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illegible]如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已見上卷而以爲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爲昏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劍其大略[illegible]下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楊盧杞等罪惡衆論

諠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吉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

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爲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僞相糅（糅音）

忠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辯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踈蕭復嫌陳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辯明寧蓄諸心晻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菑音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爲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泣涕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舜得棄天不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同上厚其所厚）

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子小雅谷風詩云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誠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爲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楊孝至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以交修其所不逮也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汝交修予罔予棄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音貽我也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闈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

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illegible]字同）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今日成[illegible]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縻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illegible]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陰相
[illegible]否[illegible]鄉[illegible]此皆凶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
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
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
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貞凶易師卦下同六五爲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
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於人者也故
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
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出於己或不欲功歸
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
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
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爲
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
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尽善克紀已
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
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
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
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之爲益也少
故[illegible]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回紇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奪其權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臣祖禹曰德宗為人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節敗臣竊章皇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皇代少遊鎮

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遽問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樂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貴章皇此朝廷之公

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密邪且既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疎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樂[illegible]）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廉賜詩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其軍或自脫中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一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經云）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宇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書[illegible]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問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

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
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
公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
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
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繫
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
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
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
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
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弟宴謝結爲
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
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
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
率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
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
曰我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
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入典兵帝乃
謂晟曰太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
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爲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
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
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
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曰於

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
我矣盟由何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
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大尉謂吐蕃和
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
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
廷爲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
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
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
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
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
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
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
料敵如此其審邪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
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
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爲
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
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
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
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
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

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楊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統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目今凡軍旅粮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可知也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禮天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治語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敦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

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已臣亦以爲政在於君
國之治亂民之休戚也戚憂无所任責故賢者不
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
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
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
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
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
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鄧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
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
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
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
欲廢之而立姪得无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
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
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惟愛家族故不
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鄉
使煬素許敬宗李材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
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
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
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
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

勃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
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
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
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
（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外議）問陛君於惡卒由
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
君之子爲己任其如相之職業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

貞元　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繫辭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孟离婁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盡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見上注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爲非人

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書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紂王謂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旅月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

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揔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以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唐孫伏伽傳天子棊下衛九重）雖有方叔召虎之臣（周宣王臣方叔召虎）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三十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

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且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記大學生財有大道）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于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略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偪音逼）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記禮運禮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爲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

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又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敷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語十二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夫爲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爲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爲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足爲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illegible]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

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揔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柚空（大東詩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杼盛鐸器毛氏云空尽也）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羨延面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

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非異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銘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鴟鴞帝不悅待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

極論延齡奸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奸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狡姦也）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猶責人以備）憬其爲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

史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聲】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国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規鵠黎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爲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揚重黎或問賢曰爲

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城有待而爲者也遏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爲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无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上聲】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爲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国之大柄也唐韋澳傳刑賞刑罰人主之柄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存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革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宣歙觀察使劉贊率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年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聚斂政吏駢惡（楊先知政吏駢惡三勸也）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德宗以姑息藩鎮爲事（唐本紀贊德彊猜忌刻薄以明自任及奉天之難除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然必自

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祖出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好之而無已也（記緇衣詩好賢如緇衣 案鄭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毛氏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改史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 揚曰敝弊也國人之服弊則改而新為之）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 好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聲）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

遂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惡烏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音昌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孟公孫丑厄窮而不憫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爲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繼坊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趨下嫁之期辛巳成昏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昏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使去聲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貨僞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

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將賣餅者撤葉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待郎判度支蘇弁（陳俊各切）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略切）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法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方）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愛京師之人以定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爲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

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他回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官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語二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辯是非而其心常與官者如一蹂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官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爲若出諸已也故其爲害如木之有蠹蠹鹿傳之也蠹音妬人之有膏肓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童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攻之可達之不及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推氏曰肓鬲也心下爲膏楊曰此謂度器之深如疾在膏肓不可救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爲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爲一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弃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

程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
宦官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帝以爲蔡州四面
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
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
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
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溵南廣利原鋒
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
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
者[illegible]云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
之軌前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
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
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illegible]如苟非其人將
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爲害
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illegible]音因討吳少誠大募戰
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
野以慢上陵下爲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
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
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取歸襄州
中使奔歸頔表責洪太重帝復以洪爲吉州長史
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

怒已解奏留爲判官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語十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有志氣之剛（孟公孫丑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惠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有天下之勇（孟梁惠王文王之勇文王以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武王以一怒安天下之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爲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爲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爲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國語晉世家）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爲天下之

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孫氏詩云）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倚又音奇）賂數十万薦之於帝以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給權貴恃此驕縱无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无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阬中（瘞居厲切）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烏故切）故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長丁丈切）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
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太子嘗欲
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
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
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李士韋執誼及當時
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
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
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
鎮或陰進資弊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
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前賈誼傳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周舉
之以禮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者以衛翼
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其後
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
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弈之人入侍豈不
愚其子乎人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
一命之對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
況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
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國有耕詩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
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
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天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前韋澳傳爵賞人主之柄毋以喜怒行之）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蒼猝與倉卒同）宜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尔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

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書即遺詔也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喊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弥留書顧命病曰臻既弥留弥留久留也中外隔絕大臣不得

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親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又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殺見史記及李斯也高傳）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未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君考之粗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德宗奉天之難聚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二曰委任宦者（如用劉貞玄領兵之屬）三曰聚斂貨財（如借商多稅商多奏除陌多之屬）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盡心尊賢使俊傑在位）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害則聚斂掊刻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弥進而德弥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

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順宗

永貞元年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九云春秋傳曰尼師能左右之曰以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爲也見前注杜佑以舊相不取與小人共事而而爲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兵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

王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論語曰十三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無恥之恥無恥矣）又云人不可以無恥之無恥矣不恥（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爲相祿祿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黄裳論及藩鎭黄裳對曰德

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奏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鎭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鎭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絶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禮夏大司馬掌邦國之九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鎭本起於[illegible]

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上其覬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呂之中於明堂之上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同上錯李申商刑名於張恢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前劉向傳封賢人在上則行其類豈不易而有

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行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畫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illegible]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社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由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么去帝曰予違汝弼汝无面從退有後言[illegible]違汝當以義輔正我无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唯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蓋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illegible]

[illegible]律 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澶甚盛頔出塞外大喜頃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諂諛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

此觀之乎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

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己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毋出田租二十而稅一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

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李絳以爲奉
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垍權曰請
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
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
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李士曰此姦臣也知朕
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
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
哉（[illegible]去聲不同）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書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
過小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

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者哉
七月帝密問諸李士令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
功故豈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當平議者
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
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
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
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
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
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貸
財陷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illegible]

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
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育之恩
驕然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
為朝廷羞之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
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
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
乘間窺窬其為憂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
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
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某愚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
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來

歲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
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攻亂日淺者治之
亦易亂日久者除之亦難先王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平戎詩宣王能內修政事玁狁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其為之有本末
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率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
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
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
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
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
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奏

[illegible]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太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illegible]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為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illegible]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甲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盡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illegible]者共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

手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湯）用傅說者高宗之功（傅說高宗臣）用十亂若武王之功（周武）（予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散宜生南宮括太顛閎夭文母也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末問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李服臣下人君之畫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遊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書酒誥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安国公 發成湯至帝乙闕）（之輔能保成其王道畏敬輔若之臣不敢為非）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安国去 同上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 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詩大明 小心翼翼恭事上帝）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處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是首臣之諫而不敢縱于遊畋（畋獵也）其可謂賢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忠字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疎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疎而遂易其心哉（易如字）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其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說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子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

后克正（書畢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諫厥后自聖）夫能不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傳說善高宗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拭王休命）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發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手頓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頓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位）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書皐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有罪無罪子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語二十去）憲宗懲于頓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

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官官以爲所與太多後復有此此將何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尽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朞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万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日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万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

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得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誠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尒所知（語仲弓為莒父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尒所知尒所不知人其舍諸）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親不避外雖不棄也（記儒行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其行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問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猶衡之於輕重）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

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記緇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邢氏云難知有奸心也）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相矣（語上云則幾焉田彼相矣）（馬於虔切）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行下孟切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爲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

四十三个 十八 五

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享聖賢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謀周爰咨詢周爰咨諏周爰咨度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能瞽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並見前注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憐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

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愈亂也蒙蔽妝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常冀也幸然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爲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獷禎也爲驩虞之民孟尼心王者之民驩虞如也虞讀如娛其後取淄青如友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壯者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風俗擴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書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曰二曰万幾安国云兢兢戒黃業業苞懼也慎其所以守之者也

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爲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鄘固辭相位明年以鄘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賈誼傳疏率管子之言管牧民篇国有四維礼不踰

義不自愛意不 恥不恥不挑 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
況爲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鄘不與宦者
結而其進也之以爲垢汚卒辭相位可謂知恥
者矣若夫爲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
以固寵頑頓無恥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
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
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
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
月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
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
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
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
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
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
升平之業十巳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
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
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
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
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
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

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孟公孫丑猶運之掌也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睎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推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必關盛衰（勢先知聖王之法未當不關盛衰焉）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察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綱綱之相維（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臂指之相使矣（唐陸贄傳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睹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孟公蔡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蔚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唐本紀贊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其晚節侈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弑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洪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云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弑逆其事曖昧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故事曖昧然不能明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臣曰以畀曲愛趣林示闕左側目於史官故以隱之)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故天且其子孫皆以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弑)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

四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去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稹音畛）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與預同）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劒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後黨錮傳序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楚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之譏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譽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李膺上言誣告膺等養太

[illegible]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
嫉遂收膺等其辭連及海內塗炭二十餘年[illegible]
陵[illegible]
[illegible]唐之朋黨
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
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黨由主聽
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
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
以後權移於下[illegible]朝無公政
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放紛士之附會者不
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
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illegible]

唐鑑一九

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illegible]八俊[illegible]
[illegible]
劉佑魏朗趙典朱寓[illegible]
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厲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
斯爲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
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
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
[illegible]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
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
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帝
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
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illegible]

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蠹音妬）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撓音奴教切）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秪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三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烝民詩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其伐也則尹吉甫為將而北伐玁狁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吉甫詩在吳張仲孝友）夫使文武之臣征伐（文武見上）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內順治而外威嚴也（說聽義用之於禮義則順治）穆宗庸昏姦諂在側（柏舟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克亦勝也）可不

爲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承音鄒）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嬀檀爲一道（薊音計嬀音撝）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玫音枚）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平）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羇旅京師至假匄衣食（匄音與同）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詬呼候反）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將去聲）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倰曾登切）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緡武巾切）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夜結牙兵譟於府署（譟蘇到切）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為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軌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為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鎮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鼓音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敗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

如之河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叚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立一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王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

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反）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布田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臣　杜牧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

失之（并平声或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曆二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去声）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狂童足以取亡（詩狂童恣行行去声）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相去声）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盡質切）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去声）召募力士（召僭叫切）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好叫輒切）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流配籍沒宦官小

遇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鞍上（更音羹）燭忽滅蘇佐明等弒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詣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唐本傳威望德業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擊天下安危者十年）君弒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為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唐本傳韋處厚疏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使宦官閹豎參決必使畏威幽慎自臣）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為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

七十有五年書無逸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其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射或怨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位爰於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侮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同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凶或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柱莫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相去聲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餅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偃字苑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堀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抑

州司户

臣祖禹曰嘗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升升之祿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前劉向傳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蕡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爭去声糺正之任糺虛糾同舉而實之高位則蕡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illegible]而身巖穴卒不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illegible]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亦使天寶之末[illegible]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illegible]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舉其男女出入昏

[illegible]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illegible]
[illegible]帝曰此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
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
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
而罷

呂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
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也
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
疑其骨肉率多疏之海之府恐同姓取之禁錮
宗室甚於縲囚也〇其禍未至而剪落枝葉以
[illegible]
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
苗裔湮滅祀遂亡由其疏遠骨肉故也言唐
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原其祖宗之所致然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以王璠
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
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慚懼不復言士
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
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捦王涯賈餗舒元輿皆
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
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

三百人擁賣餘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
市命百官臨視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
外[illegible]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
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
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
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比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
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偪[illegible]
[illegible]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
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illegible]

孝不友正典刑而已矣詩大雅尚有典刑乃與訓謀為詭譎
之計欲用甲兵於陛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
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illegible]
[illegible]社稷幾亡[illegible]非徒無益而愈重禍
[illegible]孟公孫丑非徒無益于人之[illegible]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
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illegible]
制之不得其術故發[illegible]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
[illegible]士崇曰李訓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illegible]
文宗以為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illegible]約奏皆密[illegible]
[illegible]中尉仇士良等驗之[illegible]因欲閉止官人使無北者
[illegible]士良等驚因曰急矣既扶輦入東[illegible]
閣捕訓黨不[illegible]之官堅等知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illegible]
不語士良等[illegible]憂欲廢帝乃於夜半置帝於一小殿
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鬱鬱不樂至弃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illegible]

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或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宮闈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才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唐本贊文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兩下刻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illegible]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至于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孟離婁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一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邇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

行君子所以勵天地也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爲高世之主[illegible]紀郭蓋有非常之功外待非常之人發而不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不應勝己者中去声危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荀王霸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是以治出于一唐禮樂志三代治出于一政無多門左傳晉政多門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秘不發喪

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後帝以澤潞
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鶻與紇同）餘燼未滅邊
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
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
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
是故累朝已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
稱忠義自頃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
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
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
扈難制（扈音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
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
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
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
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
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
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隸音麗）委兩鎮
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
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

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櫜音高 鞬居言切）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

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爲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記檀弓小人之從人也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詐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illegible]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

第十三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直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以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或治宮室（書序如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爲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易係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

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至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記禮運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勸吾子親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洺音名磁音慈陸下注切）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蓋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令去聲）將帥得以施其方略（將去聲）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從縱）妣率午滿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

缺頁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無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劉辟[illegible]又用事者沮毀朝謀惟天子赫然排衆議任度[illegible]）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二也夫爲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梁惠王燕孰可以伐之爲天吏者可以伐之）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語十四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語衛靈公大）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元年帝聰察強記宮中厮役給灑埽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illegible]記之度支奏漬污帛〔度〕各切漬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子萬章弗與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特一縣令才可也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去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又曰咨四岳舜典舜曰咨四岳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詢謀僉同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去〕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易〕宣帝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前蕭何傳何對曰知臣莫若主其不然乎

十二年十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櫻

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愼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愼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荀解蔽篇天下無二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孟子序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不生也仙人不死之藥前漢書郊祀志武帝求神仙之類云）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惑於方士（唐本紀武宗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王崇曰方士趙昇[illegible]遺德裕諫之帝曰召以語養生之術耳不聽）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愼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爲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錐左右近習未嘗見其

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恰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綯音陶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乃交修于朕于爾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遇待也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令去聲崇極將相持寵保位或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鄆音運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二子也欲以為嗣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疽子余切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

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辯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叱音尺）責以矯詔皆奉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勾去聲）仍更名灌（灌平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輒之察群臣推任六重可屬社稷上廟畫思公輔成王朝諸侯賜光後上病篤先丞涕問曰如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聖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其可謂難也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衛豎刁因內寵立公子无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一月乙亥无詭立乃棺殮又見左傳太杜預曰易牙既有人於公為長衛姬請之）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官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長聲）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官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

[illegible]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士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仁恩復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illegible]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務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漢陽[illegible]人勝廣皆為屯長行[illegible]斬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illegible]

（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乃入據陳涉自立為王項羽謂自立為西楚霸王其故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史南越傳言呂后遣將軍隆慮侯周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縱放棄之（皇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今郡元鼎六年春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卒罷珠崖（郡前漢本紀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民飢饉乃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阯女子徵側反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阯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之斬徵側傳首洛陽）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唐馮盎傳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詔右衛中郎將討之徵諫曰天下初定創痍未復且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諭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元宗詔以兵定南詔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宓討之涉海而疫死又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自是以後南詔盛強至于懿宗陷安南國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痛心）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懿宗叛南詔內侵乃戍毛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上黃巢…祖…不明…餘）唐室之衰宦者蠹蝕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

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當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于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至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從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音亦諸王立馬以備陪從從去聲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
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
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
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
每見帝自備粟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
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暱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
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
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
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
始委以禁兵唐宦者傳德宗繼文淵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故在宦人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唐本贊唐自德宗以來八世爲宦官所立者士君王宗曰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實立韞宗劉行深立僖宗楊復恭立昭宗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
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
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
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
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至
數萬究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illegible]

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曹任俠（任平聲）粗涉書傳（粗音坐）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劉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害喪子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乂讎斂（書微子降監商民用乂讎斂多罪逋逃不怠罪合于一）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商坐曰賈賈音）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蒲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鴆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王子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更陰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閹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

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爲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揚維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揚雄見上先王忠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孟滕文公上有好下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桐酌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易也夫爲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應平多難之時難去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

來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口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蒸頤津（音[illegible]）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illegible]）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illegible]）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未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于蔡詩備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易否卦上下不交否）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擎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illegible]音[illegible]）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

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書緝征大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爲俘馘而上不之知其爲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虞度也先王以用兵爲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爲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狡音絞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illegible]帝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爲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禀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賜彼洛矣詩賞善罰惡焉辨是非枉直語二舉直錯諸枉使人各當其所當去聲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分去聲克用有

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強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禀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爲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子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去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書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前賈誼傳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駱音洛復懷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呂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

之兆亦已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illegible]
星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
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孟離婁上離則不作莫大焉）此其國所
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
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
制令孜自聚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
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
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illegible]圖之令孜養
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
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
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
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
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illegible]數令孜十罪令孜
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
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玫
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
戰于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
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為也
其養子傲很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
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illegible]書曰怨不在大[illegible]

誥然不在大亦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 祖禹 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illegible]丁尉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偉復恭定冊立昭宗李茂正上復恭書曰吾披閣藉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匡老奈省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又見下卷昭宗紀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也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相去声下同）私謂詔使曰（使去声下同）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用音耗）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七縱切）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日先帝再卒山南沙陀所爲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

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謂去）克用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冤制以孔緯爲荊南節度使濬爲岳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太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親親）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是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爲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秦和扁鵲皆古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

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詐敢任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責獻言於荊

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係辭君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老二十二章不自伐故有功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易既[illegible]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夫無功猶不可長也況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illegible]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華去聲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為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況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平聲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

宋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
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
姦臣賣弄終爲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
户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華去声下同）唐室日趨於
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
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孟公孫丑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杜絶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諫爭務絶）是自蔽耳目長
姦諛也終於顛隊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
景務脩死宦官益懼帝自華州還怒怒不樂（音落）多
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
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偓音握）十一
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至
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
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
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奏請太子監國胤等
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
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
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
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官家有事唯軍容議季述出
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宮帝曰昨

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趣依
軍容語宦官扶帝復后同輦適少陽院李述以銀
檛畫地數[illegible]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
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
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
得入帝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
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李述矯詔太子監國
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為太上皇十二月李述遣
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
忠討李述全忠乃因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
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李述等德昭乃與董

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
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
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
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
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
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
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illegible]而以亂易亂復
任宦者既赦而又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
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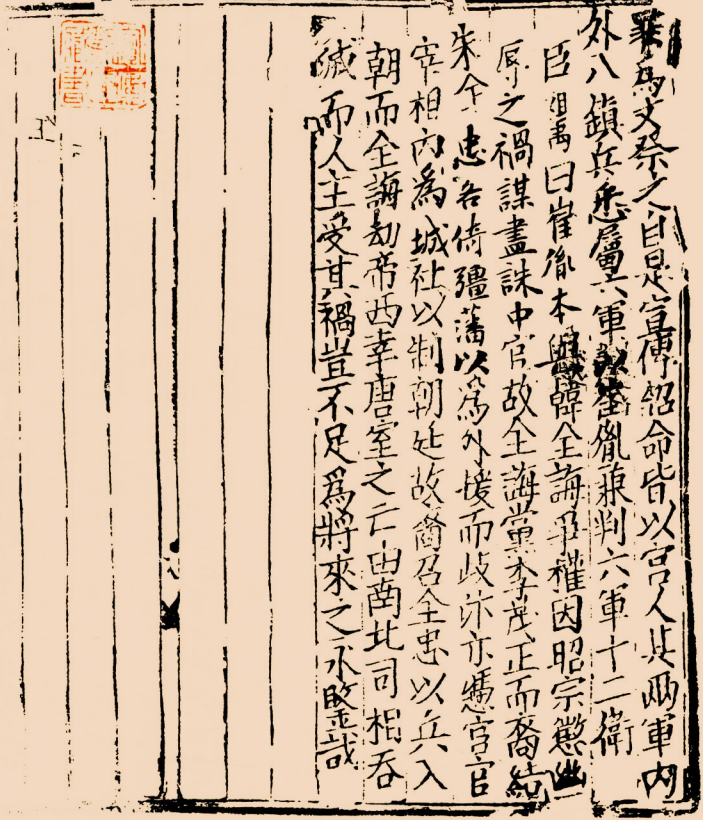
率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因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爲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諠譟（音躁）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人豈唯助爲它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音善）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

翔 音 煽三

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 音 或卧未死肉已爲人所罔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柿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垣爲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或無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纔扈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泝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閹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閹使以綃詔告急於王建揚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訓以皇后新產未任就

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王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宮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illegible]七縱切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爭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殺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

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樞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周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曆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也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彊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並太原指昧所有儕固爭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米克用功第一今垂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乃蘊曰睿言方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尔帝乃出師詔雪爲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歸日罷儕司馬光資給之鑑光曰昭宗又引[illegible]憂軍於平陽增李用跋扈之勢而唐以其殘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王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鱷音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弑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

皆未全忠腹心璨以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
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延範
本優人全忠欲以爲太常卿樞以爲太常卿崇以
清流爲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勳臣自
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
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
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
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
徒横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
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
盡去之全忠以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
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爲司戶其餘或門閥
高華或科第自達若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
稍著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
辛巳再貶樞損遠爲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
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
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
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
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
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
惜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

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書行錄）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責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于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咈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鄉尚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去聲）進不由其道矣（孟滕文公慈不由其道）

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離婁云）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會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一月王殷趙殷衡疾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殷衡弑太后追廢爲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轘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離婁云）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如梁朱溫二主爲後唐滅晉不晉唐二主爲夷州滅族劉知遠二主爲後周滅之類）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書大禹謨云）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定厥家比殷頑民遷于洛邑）

邇王室或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俗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去其念哉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illegible]去其矣汚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天寶元宗年號燕趙魏不為唐有[illegible]平声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于晉氏遂淪於左衽[illegible]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若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于梁禪音善以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皆姦險趨利賣國與盜為一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

者皆小人也故以國綬與人而不以爲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爲羞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爲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前賈誼傳禮誼廉恥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九十年三百年與大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恥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于梁梁封帝爲濟陰王明年爲所弒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離婁上）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假仁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代之以寬（書微子之命代虐以寬除其邪虐）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爲三（謂魏蜀吳）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爲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皆有其詩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

其大略而著之

四世二十

臣祖

年

武氏

氏之亂其

九以太宗

睿享國日淺

睿宗紀景雲二

立爲皇太后庚

元之治幾於

微本紀天寶

山幡京師

惟憲宗元

治日如此

君莫不修身

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先脩其身

之定內

逼[illegible]

音[illegible]

九廿

亂作

曰[illegible]

閏月初十日校畢有缺頁應補此刻誤字皆具校本當另錄附後
此書係筆乃庚戌校忽忽未竟今乃窮兩旬之力校訖然忽如此書自
遂書房

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三吉日蘇叔敎買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宋〕范祖禹撰;〔宋〕呂祖謙註.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11-X

Ⅰ.東… Ⅱ.①范… ②呂… Ⅲ.①中國—古代史—唐代—編年體 ②唐鑑—注釋 Ⅳ.K24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00722號

ISBN 7-5013-2011-X
9 787501 320110 >

書名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全四冊)
著者 〔宋〕范祖禹 撰 〔宋〕呂祖謙 註

出版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26153 Fax:(010)66174391
E-mail:Btsfxb@public.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六八·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11-X/K·472
定價 一六四〇圓